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六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七

明 張溥 輯

荀悅集一
序

漢紀序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二十九年一祖三
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

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
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
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
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
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
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
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
溢為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

雨艸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
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
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博
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畧舉
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
舊書撮序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
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灾異功臣名賢竒策善
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麤

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少而表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文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為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百云爾會悅遷為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

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畧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
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
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
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勲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
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
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
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
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又序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
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馬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
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
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
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
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
同具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

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有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具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後序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一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

洪業思光啓于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羣籍於
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時之事明主賢
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
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
於萬祀具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
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

功穆穆惟祗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
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
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廼替
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昭
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論

酈食其謀立六國論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

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

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
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
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隣
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
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
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
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
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

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濰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濰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

情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家令說太公論

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况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貫高張敖論

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
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
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
藩國之義減死可也侯之過歟

高祖讚

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劔而取天下不繇唐虞之禪不
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

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以來
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所授
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
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
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
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
之驗可見於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

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統矣

立張氏為惠帝后論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

列侯論

諸侯之制所繇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

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
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
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
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
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
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
免於羗里周承其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

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
禍亂用作秦豕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
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
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
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
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
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
俱害上下兩危漢興豕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

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
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
法也

祿制論

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
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
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苟祿薄
外而不充憂匱是邇所求不贍則私利之智萌矣故而

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所為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災異論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

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
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
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
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
徵則有克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
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天疾之凶善惡之効
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
凜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按之古今乘其三

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叅伍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畧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以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號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並

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
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
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
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
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
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
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灾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
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

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

子曰好知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于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淺深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

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其此之謂乎

高后贊

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
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而天下宴然
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及福祚諸呂太過漸至
縱橫殺戮鳩毒生於豪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
山河之誓殲討篡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

潔心過於丹青矣

時務論

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矣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

立制度論

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歷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

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
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
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
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
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
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
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別
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

定于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
艸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羅網不布於野
澤鷹隼未擊罽弋不施於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
不槎孽田不伐天豚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
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
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
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
楹大夫山節藻稅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

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文之
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
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
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
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劫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
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
馬餽菽粟貧者裋褐不完食蔬飲水俱為編戶齊民而
以財力相窘雖為僕虜猶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

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
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
之謂也

除田租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
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
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

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繇己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

豪強卒而規之竝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繇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

馮唐論

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遂張釋

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
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
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况
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
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為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
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
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
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

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退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懷豈徒忿怒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文帝遺詔短喪論

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繇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

文帝贊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絺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為露臺及治霸陵

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為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表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為漢太宗甚盛矣哉揚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亞夫之軍令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云爾

景帝賜江都王非天子旌旗論

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勲
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
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
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高帝王侯約論

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
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

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為典未可通也

封匈奴徐盧等論

論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繇之則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

三游論

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三曰游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辨辭

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
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游
者亂之所繇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
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繇四民之業者謂之奸民姦
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
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
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
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

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游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

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
於為盜賊也游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
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知其失之甚者至於為詐給徒
衆矣游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
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
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姦軌矣其
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是以聖

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

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
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
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
絕竒恠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
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
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
矣

丞相封侯論

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
如有可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况於賞乎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况
於封乎

神怪論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
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

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聲音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天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况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

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竝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斬任安論

論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昌邑王論

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尅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

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
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
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
謂亡主故王主能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
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
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
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
導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

業蹈哀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
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
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
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
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
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
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
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

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犯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

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王吉請改正尚主之禮論

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媯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于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單于朝位論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
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
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
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
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
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
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

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典禮
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
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
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

異論矣

時蕭望之
論故云

石顯論

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
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

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偽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綵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一物

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赦論

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羣賊竝起加太子之事巫

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戾將為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冤枉繁多天下憂慘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比之後宜為赦也或赦大通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

矯制立功論

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

舍中軍則善之各繇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漢治迹論

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

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
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
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
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
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
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
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
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

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孝元皇帝從諫如流下善齊
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而
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
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
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
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未殊孔
子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
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

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歎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畧或曰刑法宜重

此處有行文已刪去

皆引為

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

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
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
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
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
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
峻刑害民君子弗繇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
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
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

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織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嚴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竝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畧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織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于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

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經籍論

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竝生諸子造誼以亂大

倫於是微言絕羣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
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
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窟者而
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炤之術也然博
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
良農之所悼也質朴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
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

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
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
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
賈逵各為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
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
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絲
是充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爽
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

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尚好之然
希各得立於學官也

王商論

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
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馮婕妤之當熊非欲見勇
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
傳昭儀以為隙皆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
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

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盖厚不敢不踳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况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况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况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况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鬼神之不

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斷方為圓穢素絲之潔摧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

立定陶王昕為太子論

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

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為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踈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踈廢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

成帝讚

讚曰本紀稱孝成帝善修容儀陞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

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
上下和睦然沉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
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篡位蓋
其威福所繇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信明矣若得而用
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亦可痛哉

罷司空官論

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
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
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
其宜也

州牧論

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
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也古諸
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
以為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

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為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郡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于上使權柄不分于下也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寡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為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

阿保乳母論

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

李尋

也上言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

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
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為忠以苟容為智以伎巧為材
以佞諛為美而親近於左右翫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
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
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
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

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
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
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
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鳩毒藥
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焉不縱體焉惟
義而後已

原涉論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人為有

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強繇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籍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

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踈濶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有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布交游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騫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覲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為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

禮法民何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况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凋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具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師諸公之間陳遵為雄

桀閭里之俠獨涉為魁首

鄭崇論

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厲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為勝己不當賤其鄙愚先己而明則惡其奪己之明後己而明則以為順從違下從上則以為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為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

獨知則衆以為益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為
附隨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而盡理則以為專必謙讓
不爭則以為易窮言不盡則以為懷隱盡說竭情則為
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為固當
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
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
害上下無妨左右立言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百不
一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罪下之所難

言也佛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干難聞之
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
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
歎予欲無言也

哀帝讚

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為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
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觀孝成之世祿去公
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

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痺之疾
末年寢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
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著述

申鑒大畧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
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具於
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

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繇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

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
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本乎真定
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
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
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奸怪民無淫
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
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

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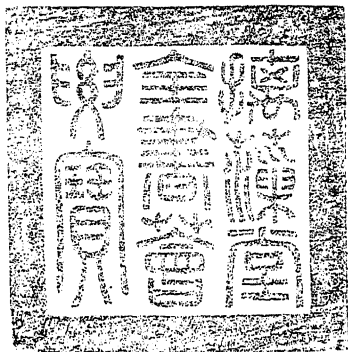
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
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
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又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
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
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
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
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程華